周禮補注

周禮補注卷第五

旌德呂飛鵬雲里學

秋官司寇

蜡氏注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漢讀攷說文虫部曰蜡蠅胆也周禮蜡氏掌除骴肉部曰胆蠅乳肉中也此注所蜡也當作所胆也謂蠅所聚乳也

司烜氏注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　漢讀攷今本經文作烜依注故書燬爲烜訂之知經文作燬故書作烜司農易烜爲燬而

後鄭從之絕無烜字也爟讀如衛侯爟之爟者言其音義同耳說文徐鉉本爟字下列烜字云爟或從亘徐鍇本兩字不相屬火部之末出烜字云或與爟同蓋許書本無烜字淺人用說本周禮偶記於火部末而鉉因移附爟字下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干寶注今卒辟車之屬　劉昭續漢志注秦注周官作滌

狼氏

冥氏注司農云冥讀爲冥氏春秋之冥元謂冥方之冥

漢書儒林傳泰山冥都傳顏氏公羊春秋故顏氏

有莞冥之學案此即先鄭所本　惠棟云夏本紀禹姒姓後有冥氏　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冪也釋文曰冥莫歷反此音當專屬後說

翨氏注翨鳥翮也鄭司農云翨讀爲翅翼之翅　案說文翨鳥之彊羽猛者此經翨氏職掌攻猛鳥故取鳥之猛者以名官翨翅雖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翄翼也或從氏作𦐊

薙氏注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又今俗閒謂麥下爲夷下言芟夷其麥以其下種禾豆也元謂薙讀如鬀小

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月令曰
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漢讀攷釋文曰薙
字或作雉此當云雉或作薙而倒亂之岳本云薙本
作雉是也古音雉與夷音同左傳五雉夷民者以夷
釋雉楊雄賦辛雉卽辛夷服虔曰雉夷聲相近司農
從作夷之本至鄭君從雉不從夷讀如鬀小兒頭之
鬀其釋夏日至而夷之曰以鉤鎌迫地芟之是卽如
鬀小兒頭之說也　案說文雉古文從弟作鴺故後
鄭云雉讀爲鬀薙氏職云夏日至而夷之月令注引
作夏日至而雉之此可爲雉夷相通之確證

硩蔟氏注鄭司農云硩蔟讀爲擿蔟蔟讀爲爵蔟之蔟謂巢也元謂硩古字從石折聲　說文硩上擿山巖空靑珊瑚墮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硩蔟氏　案賈疏云後鄭意以石物等投擲爲義是鄭與許同也漢讀攷云折當作析析析聲適聲同在古音十六部硩爲擿之古字則知必析聲也

赤犮氏注赤犮猶言捇拔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說文引作魃鬼部云魃旱鬼也從鬼犮聲周禮有赤魃氏除牆屋之物也詩曰旱魃爲虐　案說文引詩解旱鬼之義引此經赤魃氏別爲一義故釋之曰除牆屋

之物也鄭注云赤犮猶言捇拔疏云除去之也是鄭注與許云除牆屋之物義同說文手部捇裂也拔擢也

蟈氏注鄭司農云蟈讀爲蜮蜮蝦蟇也月令曰螻蟈鳴故曰掌去鼃黽鼃黽蝦蟇屬書或爲掌去蝦蟇元謂蟈今御所食蛙也字從虫國聲也蜮乃短狐與慎言朿蟈字從或得聲或域也故書蟈或有省作蜮者司農當云蜮讀爲蟈蟈蝦蟇也故下引月令以證如經本作蟈而司農讀蜮訓爲蝦蟇則與下引月令之文不相應矣後鄭分別蜮蟈此增足先鄭義非駮先鄭也然賈疏云先鄭讀蟈爲蜮則所見已是誤本　案說文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蟈蜮又從國是以蟈與蜮爲一物鄭君

則謂蟈今御所食蛙蜮乃短狐蓋別蟈與蜮爲二物矣漢制攷引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鼃以證今御所食蛙卽此鼃也

銜枚氏注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爲之繣結於項　案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義與此同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引作繣結於項云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爲結紐而繞項也毛詩勿士行枚傳云枚微也胡氏承珙後箋云枚微者蓋訓枚爲徽也說文無繣字攴部敹戾也玉篇繣乖戾也合言之則爲敹繣廣雅釋訓敹

㦎乖剌也又作緯繣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注緯繣乖戾也又作徽嫿馬融廣成頌徽嫿霍奕別鶩分奔是則銜枚於口組繫兩頭分絓於項有違戾絓礙之意行枚者謂衡徽徽取徽嫿亦取止義爾雅釋詁徽止也枚所以止言語譊讙者故亦可訓徽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　禮記檀弓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注行人官名　左傳襄公四年韓宣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注行人通使之官　國語周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注理吏也行理小行人　案春秋諸國皆

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不得比於天子也國語注以行理爲小行人者據此經小行人職掌賓客言之其實行理與行人一也
環人注環猶圍也　案周官環人有二夏官環人注云環猶卻也蓋取卻敵之義此注云猶圍也蓋取環繞之義
象胥　干寶注今鴻臚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大司寇職詰四方　馬融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尚書周官疏

注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耗荒羣經音辨作秏荒北宋釋文同今本釋文作旄荒漢刑法志作眊荒今本呂刑作耄荒　案鄭君太宰職注亦引呂刑語較今本多詳字

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漢刑法志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注圜土獄城也　駁異義云獄者埆也囚證於埆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詩行露正義　鄭注司圜引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言爲惡無所容入也

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案詩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爲束淮南氾論篇曰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高誘注箭十二爲束也云五十矢爲束者蓋本荀子議兵篇負服矢五十个爲說也云箭十二爲束者據射義三發四矢共十二矢爲說也與此注異

以邦成弊之注邦成八成也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　晉志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惠氏古義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汋邦賊以下八事賈疏以爲小宰之八成非也東觀漢記鮑昱傳云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過民訟則知漢時決事雖多至三百餘篇其都目以八篇爲率故先鄭引以爲證

大軍旅涖戮于社注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

書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日知錄孔安國云
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祖
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
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記曰社所以神地之
道意古人以社爲陰主若其司刑殺之柄者故祭勝
國之社則士師爲之尸而王莽之將亡赦城中囚徒
授兵殺豨飲其血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宋襄
公季平子皆用人於社而亡曹之夢亦曰立於社宮
宰我戰栗之對有自來矣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注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避當

爲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趩止行也　漢讀攷趩今本作蹕惟釋文從走與說文合周禮全書蹕字皆轉寫失其正也杜從作避之本而改爲辟鄭君從今書作趩飛鵬案小司寇職大賓客前王而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辟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

小司寇詢立君注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昭二十六年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何休以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之曰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

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太卜疏

議親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續漢書百官志宗室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

詣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

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

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眞也

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議能之辟　說文罷遣有辠也從网能言有賢能而入

网而貫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議貴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惠氏古義引後漢光武紀云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贓多罪正受鞫就刑竟以不先請免官

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注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　案疏云墨劓施於面故爲上服宮刖施於下體故爲下服是以人身之上下分上下服非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傳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盡以

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
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
服下服當以罪之重輕爲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
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　惠
氏禮說上服下服服讀爲附王制曰附從輕小司寇
亦曰麗邦法附刑罰附者律之比例下附謂小比上
附謂大比所謂上下比辠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
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
奉引矣　惠氏古義引續漢書輿服志云乘輿大駕

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瀍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孟冬祀司民　通典載開元禮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爲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爲上獻司人祝文曰星紀乃周兆庶甯阜備兹蠲吉永薦馨香飛鵬奏司人郎司民避太宗諱改祀司民於立冬後遵周典也祝之曰兆庶甯阜重民也

士師職四曰野禁注野有田律　呂氏春秋上農篇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闢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渫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卷來壘同滅滅沒也

以比追胥之事注胥讀如宿偦之偦偦謂司搏盜賊也
漢讀攷司搏與伺搏同漢人多以司爲伺以搏爲
捕小司徒注作伺捕
邦汋注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者斟酌
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尙書事　惠氏古義詩
正義云汋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汋公羊傳八
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
作汋是汋爲挹取之義沈約曰寫書謂之刺漢制不
得刺尙書是也後漢書楊倫傳尙書奏倫探知密事
應劭風俗通云司徒韓演伯南爲丹楊太守坐從兄

季朝爲南陽太守刺探尙書演法車徵蓋漢律有此
條故鄭據以爲說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辯當爲貶聲之誤也
鄭注玉藻立容辯卑云辯讀爲貶
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
如今劾矣　服虔注左傳曰施罪於邢侯施猶劾也
左傳疏漢世名斷獄爲劾
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
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漢
讀攷督郵官名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

攝之見廣韻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三公導也

方士以時修其縣灋注縣法縣師之職也　禮箋稍人治公邑邱甸之政故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以聽於司馬其都家之戒令則都司馬家司馬掌之以聽於國司馬縣師之法不及於都家方士掌都家不當修縣師之法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書而縣於門閭方士以時修之所謂修其縣法如此

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如今郡國亦時遣

主者吏詣廷尉議者　惠氏古義案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興律篇中胡廣漢官篇解詁曰廷尉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杜周傳云周爲廷尉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如淳曰移獄廷尉如今讞罪輕重于定國傳定國爲廷尉冬月

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讞於廷尉後漢襄楷上疏曰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盡自安順而後請讞之法稍弛矣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皐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中門雉門設兩

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識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干寶注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劉昭續漢志注飛鳰案地官稾人注亦引漢法如此

義宗周禮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曰外朝二曰中朝三曰內朝其中朝之名或內或外若據外朝而言謂之內朝故鄭注文王世子云諸侯外朝一內朝二是

也三朝之最外爲外朝是決獄聽訟之朝也中朝者人君旦夕視政見卿大夫之朝也所謂辨色而入者在此朝也內朝者路寢也人君視政退而居於此待諸侯之復逆也視卿大夫退然後適燕寢所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在此朝也諸侯三朝路寢爲內朝中朝在路門之外外朝在應門之外天子皋門內有外朝面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近庫門則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則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省也應門之內有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是九卿治

事之處故攷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朝畢則入

而治事夕則歸於庫門外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

而聽之飛鷂案鄭君注小司寇云外朝朝在雉門之

外者也疏云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此注

云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是小司寇所掌之外朝與

朝士所掌之外朝一也崔氏既云皋門內有外朝面

有三槐左右各有九棘又云雉門之內有兩觀觀外

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閒是以皋門內之外

朝爲朝士所掌之外朝又以兩觀外詢事之朝爲小

司寇所掌之外朝一外朝也而分爲二蓋由誤會康

成小司寇注故也此疏云後鄭引小宗伯者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若然則社稷宗廟之間豈復有詢事之朝乎

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惠氏古義鄧展曰漢律有故乞鞫司馬貞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今時加責取息坐臧　惠氏古義漢書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取息過律免陵鄉侯訢坐貸穀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臧也

司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徐幹中論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是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

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言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其唯審人數乎

司刑劓罪五百　賀述禮統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御覽）

刖罪五百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　鄭駮異義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公羊襄二十九年疏）陳氏疏證云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駮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髕呂刑以髕爲剕失之髕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跳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

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　疏所赦者惟赦盡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　惠氏古義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劓刵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案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注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

手殺人他皆不坐　漢書刑法志孝景後三年詔曰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孝宣元康四年詔曰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旄之人

司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注言我將行君之命又刻著於烝祭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

於宗彝
小約劑書于丹圖注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劵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孔穎達疏近世魏律緣坐配設爲工樂雜戶者皆用赤紙爲籍其卷以鉛爲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說文系部絆籀文繪楊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據此則丹書爲丹繪矣惠士奇引或說云丹圖者丹繪也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覲禮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注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尙著

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　案鄭君不云天地之神而云日月山川者覲禮注云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故以日月山川等解方明之神

讀考說文木部楬字下曰楬櫫也然則楬櫫漢時語說文無櫫篆者漢時俗字也櫫卽箸之俗字上文云楬書其數量以著其物是也飛鵬案玉篇木部櫫字下云楬也集韻櫫下引博雅云杙也

職金楬而璽之注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櫫　漢

用金后注用金后者作槍雷椎椁之屬　釋文雷劉音誄沈云當爲礌郎對反椁宅耕反本又作柠　漢讀攷椁說文作朾橦也從木丁聲唐初釋元應曰敞㪣椁朾四形同丈衡切今本釋文訛作椁集韻收椁入十三耕誤也　案集韻出朾字云中莖切伐木聲又出朾椁敀椁斀五字云除耕切說文橦也或作椁㪣椁斀疑元應所云敞㪣椁朾敞爲斀之誤集韻收椁入耕韻與釋文椁宅耕反正合

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注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

者男女同名　惠氏古義高誘曰漢律坐父兄沒入
爲奴魏志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說
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制本無
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爲官奴婢
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　漢制攷史記索隱云夏
家王畿內名縣內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
司圜任之以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罰作矣　漢制攷
史記馮唐傳雲中寺守魏尙削其爵罰作之
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

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鄭駮異義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曲禮疏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惠氏古義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云韓子曰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辜即枯也又莊子有辜人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枯通易大過之九二云枯楊生荑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

髡者使守積注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　漢書張蒼等請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爲

城旦舂飛鵰案此司農所據

司隸帥其民而搏盜賊注民五隸之民也　士喪禮下篇曰隸人涅廁注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疏知隸人罪人者案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則中國罪人對夷隸蠻隸貉隸之等是征四夷所得也故鄭舉漢法今之徒役作者也　案既夕注專以隸人爲罪隸不及四翟之隸胡氏匡衷云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共役事者也鄭注序官貉隸云凡隸衆矣此其選以爲役員其餘謂之隸民蓋統五隸而言也

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徬　詩黍苗我車我牛箋云營
謝轉餫之役有將車者有牽徬牛者疏既云將車者
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徬牛者此牛在轅之外
不在轅中故別牽徬之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
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賄
通治市之事也注此皆周禮野廬氏之職今云治市
蓋七國時設官不同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
周禮制
蜡氏掌除骴注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尙有肉者也及

禽獸之骨皆是　說文骴鳥獸殘骨曰骴骴可惡也或從肉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荀子王制篇修採清注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潔清皆謂除道路穢惡也周禮蜡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雍氏春令爲阱擭注阱穿地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　惠士奇曰戰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爲柞鄂晉語云設穽鄂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一名䠣以羂獸足飛鵬

案說文网部云罥网也從网巽聲或從足巽逸周書曰不卵不㔸以成鳥獸㔸者䍐獸足故從足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　案疏云甲乙則早時戊亥則晚時以戊爲戌之誤也漢制攷引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衞宏漢書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臥內戶外鼓五止宮中衞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徼直符行衞士周廬擊木柝唯呼備火漢讀攷引九經三傳沿

革例曰各本作甲乙至戌獨蜀本作戊據此則疏因傳寫之訛而釋以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其實非也宜從蜀本訂正

以詔夜士　干寶注今都候之屬劉昭續漢志注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遂陽遂也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許慎注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誘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

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　惠士奇云高堂隆謂陽符取火陰符取水名曰水火之鏡于寶謂五月丙午日中鑄陽燧十一月壬子夜半鑄陰燧而陰燧無得水之理其說皆非又曰司烜之烜一作爟一作焜爟爲楚語焜乃齊言爟讀爲貨焜讀若毀韓詩王室如焜毛詩作燬然則爟焜燬烜皆通矣

邦若屋誅注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漢讀攷周易釋文曰渥鄭作

剭音屋賈公彥云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剭鄭所傳費氏易實作剭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剭釋剭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飛鵬案晁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爲剭與鄭義異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注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爲也　續漢書志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

誓馭曰車轘注車轘謂車裂也　說文轘車裂人也

惠士奇曰春秋桓十八年齊殺轘高渠彌於首止宣

十一年楚莊轘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齊楚討而轘之以徇焉先王之法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轘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也子南得罪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轘之不獨殺君之賊矣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注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　案互即梐枑之枑說文云枑行馬也惠士奇引說文云迦互令不得行木如蒺蔾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

冥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注鄭司農云備謂

搔也　釋文搔音爪　惠士奇曰備讀若釆說文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番下云獸足謂之番從釆田象其掌釆訛爲備聲之誤也

翨氏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注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掎其腳　惠士奇曰絹當作[illegible]俗省爲絹其音同也不徒係獸兼可羅鳥太元曰揮其罦絶其羂西京賦所謂罝羅羂結者卽此飛鵬案說文网部無羂字[illegible]卽羂也

薙氏夏日至而夷之注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　漢讀攷經注雉之今本皆作夷之非是司農從夷鄭君

從雉司農本作夷氏夏日至而夷之鄭君本作雉氏夏日至而雉之月令燒雉行水注引夏日至而雉之爲證其明驗也禮記正義引夏日至而夷之又引皇氏曰夷音雉是皇侃時字雖誤而音不誤勝於陸德明矣

秋繩而芟之注含實曰繩　釋文繩音孕　惠氏古義云繩當爲䵷字之誤也管子五行篇䵷婦不銷弃注云䵷古孕字大元馴首曰䵷其膏人一月而膏䵷與䵷同玉篇云䵷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䵷爲孕飛鳥窠廣韻云䵷孕也訓其義曰孕不以䵷爲卽孕

字集韻則䵴孕並出云妊也或作孕紹基案說文䵴爲蠅省聲蠅蟲之大腹者鄭君訓含實陸氏音孕得古六書意矣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注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序官薙氏注月令曰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乃水之　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注將以澤地爲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案月令注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曰夏日至而薙之又

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是先火後水謂萊地也稻人注先水後火謂澤地也薙氏注先火後水與月令同蓋亦主萊地而言

翦氏以莽草熏之注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惠士奇曰山海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葌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郝懿行注中山經云芒又通作莔水經夷水注云郵人以莔草投淵上流魚則多死飛鵬案据此則能毒魚者亦或能殺蟲也

赤犮氏除其貍蟲注貍蟲䗪肌蛷之屬　惠士奇曰廣

雅負蠜盧也蚞蛥蟧蚞也本草盧名土鼈博物志曰蚞蝬溺人景隨所著生瘡盧氏曰塗以雞腸草段氏曰治以莎衣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蚞者貴之高誘注曹布燒以傅蛣蚞瘡則愈蛣蚞卽肌蚞也陸佃埤雅盧逢申日過街造化權輿曰短狐射氣蚞蝬遺溺稽聖賦所謂蚞旋於影蜮射於光氣感使然莫或知之矣

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注杜子春云梓當爲橭橭讀爲枯枯榆木名　爾雅釋木無姑其實夷郭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

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　顏師古急就章
注蕪荑無姑之實無姑一名橭榆　惠士奇曰實者
爲無姑不實者爲牡橭猶牡鞠之不花者也易枯楊
康成讀枯爲姑蓋枯即橭之省　桼掌戮注辜之言
枯也則枯橭爲同音通用字
庭氏學射國中之夭鳥　馬融傳國中夭鳥梟鴟惡聲
之鳥也御覽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馬
融傳獸虎狼嘷鳴也救日食則伐鼓北面射太陰救
月蝕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御覽

伊耆氏共其杖咸注咸讀爲函　惠氏古義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涵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

共王之齒杖注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校勘記云盧文弨曰續漢禮儀志作玉杖玉字恐譌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棨所賜也又云按玉字是也禮儀志養老條中三老冠進賢扶玉杖卽此也作王杖不辭杖飾以鳩鳩以玉爲之故曰玉杖飛鳥案前說是也先鄭云今時

亦命之爲王杖葢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
命受杖者故曰王杖王充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御
覽杖部引續漢書曰孟秋之月按戸比民年七十者
授之以王杖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則王杖玉
杖判然矣
大行人秋覲以比邦國之功注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
高下　惠士奇曰覲之言請也漢律春曰朝秋曰請
言請辠也覲禮三享畢侯氏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
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
也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言校比其功以行黜陟告聽

事者告王以比功之事言無功當黜宜退受刑右肉袒非請辠而何詩曰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此覲禮請辠之詞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時會卽時見也無常期　愚士奇曰左傳昭十有三年叔向曰諸侯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杜氏云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孔氏曰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氏以爲時見無常期非也時見者謂再朝而會殷見者謂再會而盟尚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

案周官偽書大行人亦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所謂侯服歲一見者乃遣使貢物非親朝也然周官云六年一朝而左傳云六年再朝二說亦未符合特以時會爲再朝之會殷同爲再會之盟可與鄭注並存以備一說昭三年傳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說者以爲叔向言王制而游吉言霸主之法然會盟無常期合於周官矣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

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王制疏

立當車軹注鄭司農云車軹軹也　漢讀攷云此注當云車軹轄也乃合大馭注云軹謂兩轄也少儀注云軌與軹於事同謂轄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考工記參分轂圍去一以爲軹圍之軹

立當前疾注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　惠士奇曰前疾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矦作厌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流傳誤人久矣又

案許叔重說文引周禮作前軓云軓車軾前也音範詩小戎陰靷毛傳云陰揜軓也孔疏謂以板木橫側車前陰映此軓故謂之陰考工記軓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爲胡以其在軓前故曰前侯然則陰也侯也胡也皆前軓之名揜軓曰陰曲中曰侯下垂曰胡總名爲軓當依說文定作軓則前衡後軹而軓在其間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

與例似錯何所據也本疏

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恠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本疏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注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

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　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假令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已外皆然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飛鵬案詩正義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

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據此則鄭此注云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亦從賈說與馬異義秋官疏所稱馬氏義與賈景伯之說無別恐非不若孔疏之明晰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王巡狩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　義

宗云唐虞五載巡狩一嶽二十年方徧四嶽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有一月到北嶽路程遼遠固不必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斯義爲長也通典　賢基謹案宗伯疏云王無故則巡狩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日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据此則巡狩與殷國有別殷國與殷見無別此注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蓋謂宗伯職所云春見日朝夏見日宗秋見日覲冬見日遇者皆平時見王之禮故日如平時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彼疏云殷見日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正

釋其義與此疏云分四方各隨
春夏秋冬如平時無異義也

凡諸侯之邦交　鄭駁異義曰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同親疏之數王制疏
殷相聘也注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
也　服虔注左傳曰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
齊至今積二十年故中復修盛聘之禮

小行人秋獻功注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盧
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劉昭續漢志注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

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頫聘亦如之　案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知五等諸侯享天子皆用璧享后皆用琮諸侯自相享則用瑑璧琮鄭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又云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禮無明文蓋以禮意推之也因諸侯之享天子享后用璧琮而上推

之故曰二王之後用圭璋因子男之享天子享后亦用璧琮而下推之故曰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然攷之禮器琥璜爵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疏云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時則有幣將送酬幣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據此則天子饗諸侯諸侯自相饗皆有琥璜以將幣幣盡郎繡黼之屬惠士奇云終南諸侯受顯服曰黻衣繡裳采菽命諸侯曰元袞及黼此王賜繡黼之文　禮經釋例諸侯使人於卿大夫皆

束帛如周禮孤之摯蓋處其禮加於卿一等聘禮郊勞歸饔餼問卿及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皆是也私覿及面卿皆用束錦者奉其君命而來不同於自相見故不用其摯如羔雁雉之類而用束錦下束帛一等也蓋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飛鵬按此則帛與錦判然若如禮說所據士昏禮注古文錦皆作帛而云古錦帛通故不曰錦而皆曰帛則是帛與錦無殊此經何必別言之曰璧以帛琮以錦乎竊謂帛與錦當亦從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之例

司儀皆旅擯注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　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爲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斥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

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一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飛鵬案聘禮謂諸侯之於聘賓則旅擯也此經云諸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

交擯注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　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于侯

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

聘禮擯者出請事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張爾岐曰諸侯朝天子受享於廟或諸侯自相朝則擯受命而出遞傳於介介傳於賓介又受賓之辭遞傳於擯擯又傳而入謂之交擯此介紹傳命法也

賓亦如之注賓當爲儐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謂此朝禮畢儐賓也　禮經釋例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儐聘禮聘享禮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注客有大禮未有以待之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如聘享時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公壹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

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尙擸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畢聘賓出迎勞者注欲勞者禮儐之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儐之如初又歸饔餼畢出迎大夫注賓

出迎欲償之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如歸饔餼時賓升一等
大夫從升堂庭實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
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
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又下大夫歸上介饔餼儐之
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儐之乘馬束
錦上介儐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儐主國之使
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
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

幣使者降以左驂出又天子賜舍畢儐之束帛乘馬
又賜侯氏車服畢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即乘
馬儐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儐天子之使者也皆不
用醴經例之分明如此飛鷗案此注云上於下曰禮
敵者曰儐蓋以上文凡諸公相爲賓故云敵者曰儐
引禮器灌用鬱鬯謂儐賓也則用鬱鬯不用醴大行
人注亦曰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與禮經異義
賓使者如初之儀注賓當爲儐勞用束帛儐用束錦
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
卿朝服用束帛勞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于舍門

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疏云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向之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授老幣注老賓之臣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出迎勞者此聘賓出也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此聘賓儐使者用束錦之證也

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注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

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　惠氏古義王伯厚曰此亦見説苑鄭氏所述蓋古禮也賈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棟案襄廿七年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説非無據也

致饔餼如勞之禮　按上文云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注登聽命賓登堂也疏云下拜登受者下堂拜命訖登堂受幣也此言如勞之

禮則致饔餼亦下拜登受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即司儀所云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司儀所云登受也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　惠氏古義案此則夷使猶焉使也晉語云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云天子焉始乘舟禮記云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云比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

乎魯國皆訓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焉使者言於行人之使則爲之介劉氏音焉爲夷非也或以焉屬上句尤誤

掌客簠十簋十有二注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　禮經釋例曰聘禮歸饔餼堂上八簋黍其南稷錯西夾六簋黍其東稷錯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簋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簋也聘禮歸饔餼堂上兩簠粱在北注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　西夾兩簠粱在西東夾亦如之　公食大夫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湆西又云宰夫膳稻于粱西又云賓坐席末取粱卽

稻祭于豐湇間又云賓北面自間坐注自間坐由左兩饌之間也

擁簠粱右執湇以降公食大夫記簠有蓋冪注稻粱將食乃設去會于房蓋以冪是盛稻粱之器謂之簠也士盛黍稷之器亦有用簠者特牲祭畢餕佐食分簋鉶注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是也飛鵰案鄭此注據禮經而言說文云簋黍稷方器也簠黍稷圓器也蓋散文則通

掌訝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注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　案聘禮記云賓即館訝將公命疏引此經

及注爲證而云彼謂天子有掌訝之官共承客禮此諸侯使無掌訝是以還遣所使大夫士訝將公命有事通傳于君據此記則諸侯之待事于客者使大夫士之訝爲之此經所謂待事於客者乃掌訝主之故下文疏云天子有掌訝之官卽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之日使卿大夫訝也

凡賓客卿有大夫訝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　聘禮厥明訝賓於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疏案周禮有掌訝中士八人爲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記云卿大

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

訝也

周禮補注卷第五

孫堂[illegible]仝校字